

往事情怀

人生絮语

重拾旧信

文/李 晓

去年秋天,85 岁的爸爸从老街启程,驾着白鹤,去了遥远的云端。我的眼睛可以凝望到那个地方,我相信,他也可以凝望在大地的我。我们相互凝望,这是尘缘未了,思念无尽。云卷云舒中,那里有爸爸翻动时光书页的声音,一篇一篇打开我们在尘世里相遇的那些篇章,琐碎平淡,也炙热心肠。在我的私人抽屉里,其中有一封字迹显得模糊的信件,那是平时面容忧郁感情内敛的爸爸写给我的掏心话。1998 年秋天,那一年爸爸 61 岁,我 29 岁,是一个 3 岁孩子的父亲,在一个小镇单位工作,对文学狂热,遇到了报刊的黄金年代,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,稿费几乎超过工资,我狂妄地认为,我可以辞职去做专业“作家”了,凭写作供养一个家的柴米油盐,供养我的精神生活。但爸爸坚决反对,那个秋夜,夜风微凉,爸爸从门缝里给我塞进来一封信。我读了,也止住了我任性的冲动,直到而今,我在一家小单位包浆漫漫的老房子办公室里谨小慎微地工作着。写作,只是我在这个世间情感的内分泌。

爸爸写给我的信

儿子:

爸爸给你写这封信,是想跟你说说我的真实想法,毕竟,我比你年长 32 岁,吃的盐比你多,见的世面比你多。

得知你要从单位辞职,去从事你的文学事业,我和你妈妈这几天晚上都没睡好。你妈妈梦见你露宿街头,脚上连袜子也没穿,梦见你趴在桌子上写作睡着了,你的头发长得好长了。你妈醒来后,我还劝你妈妈,你要相信我们的儿子,他去搞文学,文学绝不会亏待他,文学可以养活他,让他过得好好的。

我要告诉你,我没说服你妈妈,她总是担心,你砸掉单位这个饭碗,你的日子会过不下去。我也没说服自己,尽管爸爸相信你的文学才华。

你小时候在农村,很内向,不爱与人交流。你爱读书,你把我给你去学校当生活费的钱节约下来去买书,我和你妈总担心,像你这样内向的孩子,长大后怎么去养活自己呢。你高中毕业后,我想找乡里的王木匠当你师傅,教你学门木工手艺给自己求一条生路,你不愿意,你蹲在稻田里看书,躺在玉米林里读书。你写文章到乡里邮局去投稿,投了好久,没发表一个字。

我是老家村子里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。我凭的也是手艺上的大学,我 7 岁时就跟你爷爷学扎扫帚、编撮箕、簸箕、筲箕,我就凭这些编织的农具拿到乡场上去卖了作学费上学。

你爷爷也是一个苦命人,25 岁那年拖家带口和你奶奶从江边村子搬家到这个穷山梁,我小时候记得他在月光下开垦山梁上的荒地。你爷爷是一个勤劳之人,他一辈子就是把土地当成命根子。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,人只要肯动手,就可以活下去。你爷爷没上过学,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来。他也没给我们留下什么传家宝。但我看来,你爷爷一辈子摸爬滚打在泥土里一样,人要动手,靠劳动去求生活,这就是传给我们的好家风。

你 18 岁就考进了镇上的单位,乡里人很羡慕你的,说我们李家又有人找到一个铁饭碗了。说实话,看到你工作之余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,我这个当父亲的,心里也自豪。我没退休时,还把你发表文章的报纸拿到同事那里去炫耀。我在单位做了 20 多年秘书工作,没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一个字,我为你而自豪。

但我看你没日没夜地写啊写,我还是很担心。担心你把身体搞垮了,你今后的日子到底怎么办,我肯定不会跟你一起变老的。1986 年,你唯一的大哥患血癌走了,对我和你妈的打击太大了。儿子,我说这些话,只是想你有这样一个稳定的工作,有一份稳定的收入,不要只把自己的命运拴在写作这一棵树上。你哥哥走了,我和你妈只有你这样一个儿子,我和你妈都需要你。

儿子,最后我要告诉你的是,你那些年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,我都剪贴下来保存着,有好大本了,留在我这里做个纪念,那是你辛苦劳动的果实。我说给你的这些话,你再好好想想。你也可以跟我谈谈文学,你写的那些东西,我现在还能够读明白的。

爸 爸

1998 年 11 月 9 日

你的故事,我的酒!

文/杨 芳



有人的地方不缺故事,或动听,或惊恐,或感动,或凄凉。讲故事的时候短不了酒。或深情,或气愤,或愉悦,或忧伤。

印象中,从古至今,人们似乎是离不开酒的,尤其是那些有所成就的。历史上的文豪们多是嗜酒的,如“李白斗酒诗百篇,长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来不上船,自称臣是酒中仙”的诗仙李白,在酒诗醉话中,高扬生命的激情,痛快淋漓,天才极致;英雄虎将更是酒铸剑胆琴心,好汉武松景阳冈上豪饮十八碗好酒,醉意朦胧中徒手打猛虎,传为佳话,世代留名;现代社会酒更是人情世故,迎来送往间也都少不了酒桌上的潇洒酣畅;即便寻常百姓,也会“愁闲如飞雪,入酒即消融。好花如故人,一笑杯自空”,由此来看,酒这种透明的液体,对于人来说真是好东西,浅斟低唱间不负壶中岁月梦里功名。

人多的时候,推杯换盏,一边喝酒,一边豪言壮语;一个人的时候,闷酒一杯,一边喝酒,一边泪流满面。什么时候,喝什么酒,和心情有关,和故事有关。

你有故事,我有酒,你把故事讲给我听,我酒还没斟,却让我先醉了一场。醉人的不是酒,是故事。

在准格尔旗的酒局上有个“总分总”的喝酒模式,就是先和在座的所有人喝一杯,即第一个“总”,然后挨个来一杯,即“分”,最后,再和所有人干一个,即第二个“总”。这样一番操作下来,哪能轮上听故事,没有事故就不错了,的确,醉人的不是故事,那就是酒了。

酒和故事,自然而然的,就算分开了,也有人把她们凑合在一起。酒纯故事近,酒烈故事浓,酒醒,故事于心,远近无人懂。

我想多点故事,换以后的酒,余生太长,我怕太孤单,我努力让故事多点,精彩点,浓烈点,换以后的烈酒,因为我怕老了以后没故事,你不会携烈酒而来,更怕,你有醇香之酒,我却无故事。

酒有浓烈,故事有起伏,用世俗的心去品酒,用淡然的心去听故事。

